

## 我有我天空 - 第 32 集 - 葉桂榮 - 我的角度、我的色彩

主持：W William

嘉賓：D 葉桂榮 David

W：歡迎大家收聽我有我天空。小時候很喜歡看一些很美麗的東西，失明後發現不用眼睛也可以靠聆聽，或是用手去接觸。今天這位嘉賓很喜歡透過攝影去把一些美麗的東西記錄下來，David，你好。

D：你好。

W：你的全名是葉桂榮？

D：是啊，沒錯。

W：桂林的桂，是一個很美麗的地方，也知道你去過，一會兒分享一下。

D：是。

W：知道你的腳有些不方便。

D：是小兒麻痺症。

W：小時候已經有？

D：一歲半感染發病。

W：又是發燒？

D：是。

W：處理了很久？

D：如果聽我媽媽所說，由一歲半至到十四歲這段期間都經常出入醫院，那情況就是半年醫院，半年休養，情況就是不斷重複做手術，直到十四歲最後一次大手術。

W：是什麼手術呢？

D：那次是因為我坐姿，因為我一直患小兒麻痺症導致肌肉萎縮，屁股變成大小不一，因為這樣原因令坐姿不正確，而導致脊椎彎曲。

W：彎了？

D：彎了。在當時的年代，醫生向我媽媽解釋做手術的原因：如果不做盤骨與髌骨便會壓爆腎臟和其他器官。於是便做了。但這是個大手術，大到什麼情況？你想一下你的皮膚穿著外套，中間拉一條拉鏈，接著左右分開後便見到內臟等等，裝七粒螺絲在脊椎骨上，好像現在天橋的橋墩似的，這只是第一期而已。

W：哦。

D：當這七粒螺絲穩固了後，用了一年時間。因為有半年時間要臥床，半年時間打石膏，當這七個螺絲穩固，然後再做第二次手術，第二次手術是怎樣呢？在七個橋墩上利用鋼枝連一直線，強行把你彎的脊椎骨拉直。這樣。

W：這樣串連起來？

D：是啊！所以有很長的時間你會不習慣，因為你的腰不像以前可以向左彎向右彎，做手術後便不能彎腰的了，若你強行彎腰的話便會斷。

W：那時候你知不知道其危險性？那時你好像是小朋友而已。

D：其實我很矛盾，第一我不夠年齡簽字，我只是在想若果當時夠年齡，我一定不會簽。

W：即是不做這個手術？

D：不做這個手術，因為這個手術完了後，我是昏迷了三天才醒過來，那是第一期的手術。

W：即是做那七粒墩？

D：在深切治療裡昏迷了三天才醒來。

W：很危險。

D：所以一醒來後，我已經很厭惡，甚至乎有念頭若果再做第二期手術，希望在手術裡不要醒來了。

W：這麼悲觀。

D：因為實在是很痛苦，那種痛很難用言語、文字來記錄或說給你聽，你感受不到的。

W：那時候你不能走路？

D：那時候我不能走路，仍是爬地。

W：做了後對你有好處的。

D：做完後，有一段時間要學習。脊椎骨沒有問題，後期的時間需要做一些義肢、手叉，開始站起來學走。

W：學了多久？

D：很長時間才習慣，若果那段時間你不習慣呢……因為我十四歲之前也是爬地，在地下或是低於兩呎地方生存，我根本不知道什麼是高度，所以第一天穿起腳架時，第一是頭暈，第二是失平衡，所以很多時走路，會直接撞到別人，甚至是整個人失去所有重心躺下，試過壓到別人，甚至是馬路邊的大渠道，我也試過走路時失重心跌了下去。最嚴重一次是，因為我家本身在粉嶺，是農家、農村地方，我試過在過一些梯田的時候，一些田與田之間有時候還有種禾，收禾後變為泥地，我整個人失了重心跌了落禾裡及泥裡，所以可以大膽跟你說，我知道泥是什麼味道。

W：嘩！那時候有沒有放棄？

D：那時候有放棄的，覺得上天很不公平，怨天。

W：有沒有兄弟姊妹？

D：有兄弟姊妹。

W：那麼更加有比較。

D：有啊！比較很嚴重，因為我其他兄弟姊妹沒有事，他們四肢健全，上天下地都可以，但我就不能。農村地方始終不適合我，很多都是泥地，所以我每次只可坐在家裡，看著外面。

W：最安全的地方。

D：最安全的地方，最好不活動，一活動便會出事。

W：讀書呢？

D：讀書。我很大年紀才讀書，都是我媽媽因緣際會找到一間英國傳教士所開的寄宿學校，我才有機會讀書。開始讀書時，因為之前沒有讀過幼稚園，所以加減數完全不懂，二十六個英文字母我又不懂。其次因為做手術，導致小學階段也沒有完成。情況就是：我上學期可以坐在課室裡，下學期點名時已不見了我，我已經到醫院做手術。

W：這樣？

D：如是者一年級是這樣，二年級是這樣，三年級又是這樣，四年級是這樣，到了五年級又是這樣，五年級上學期坐在課室裡，下學期點名時已不見了，所以到了後期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很討厭自己，某程度上是放逐自己。包括那年代我很憤世嫉俗、很挑釁他人，我曾經瘋狂在尖沙咀五支旗桿下跟人們推撞。

W：正常人？

D：是啊，挑釁他人，希望對方動手打我。是這樣希望的。

W：了結你？

D：這個情況一直維持到十八歲，十八歲夠年齡便立即考車牌，那年代的車沒有現在的昂貴，二、三千元已經有一輛。連手掣也不用改了，總之能夠駕車，能停車，能加油便算了，常常在西貢挑釁他人，鬥車之類。

W：你挺大膽啊！

D：其實那年代沒有什麼的，只是想一聲煙消雲散什麼也沒有便算了。

W：但是一直也未能如你所願。

D：所以在今時今日我很想把天拉下親吻一下，今時今日我覺得不薄。

W：你十八歲考到了車牌，車是你的職業？

D：車不是我職業。

W：那你做什麼呢？

D：車只不過是我的代步工具。今時今日正式的職業就是平面設計師。

W：剛才你說小學是一半一半的升上去的。

D：是啊！那個憤世年代過了後，有一天突然開始覺得不妥，自己可以玩多久才夠呢？其實那個年代發生了兩件事，第一是同時間的，我本身是不夠學歷，於是去了翠屏道村口有一間叫世界展能中心，舊時是叫 day centre，那間中心主要是做什麼呢？那年代是社會福利署管轄的，專門是給傷殘人士在那裡學一技之長，中心裡有裁縫、電子，各類東西學的。

W：也挺多東西學。

D：但是學的只是基本知識。當時我在那裡學裁剪，白天學裁剪，晚上去飛車。直到有一天我的老師，她是一位女士，突然跟我說「葉桂榮看似你不是一個愚蠢的人」，便跟我解釋人的青春有限。另外一樣是「你的學識有多少呢？」因為那時代我屬於糞土，有很多說英文的人，我便跟她說「有多少學識與我何干？我將來又不是……」

W：當然。

D：接著她很有耐性跟我說「你可以這樣過日子，但是說兩件事情給你聽。第一件事情以她的看法將來裁縫不能……」

W：長期發展。

D：或者足夠養妻活兒這些說話。「我看過你們將來的裁縫是屬於大量生產的，不會是一門技術，或你只可以靠一個小舖做生意過活，是不能的了，你不要

靠這樣。第二就是現今世界很多科技都是用英文寫的，或是用英文記錄的，你懂嗎？」或者甚至聯合國開會也是用英文，甚至是有人翻譯之類。很簡單一件事，那年代仍時英國殖民地，她說「政府出一封信給你，你懂看嗎？」

W：嘩！在挑戰你啊！

D：當然不懂，我小學也沒有畢業，二十六個字母也不懂串。

W：是啊。

D：她說「你又不是一個愚蠢的人，有智慧的。把握年輕去進修幾年、去讀書，不是要要求自己很成功，只是要求自己懂看英文信，對你也不薄。」聽她說完後又覺得對，那年代社會福利署剛剛有一個傷殘津貼。

W：那些錢。

D：我可以再申請，我最記得那時申請是一百二十元一個月的，我便申請。

W：用來做什麼？

D：拿了六十元去一間私立中學讀中學。

W：由中一開始讀？

D：由中一開始讀，是在中一下學期開始讀的。小學已弄得胡里胡塗，中學還在下學期開始，但我也沒有理會，那時立下決心無論如何要完成中學階段，於是就在那時完成中學階段。

W：接著就？

D：完成中學後幸運地出了社會，那時剛剛傷健協會聘請助理文員，它的要求只是要中三程度或是中五程度畢業就行了，沒有指定要合格。

W：明白。

D：於是我便應徵在傷健協會裡工作做助理文員。

W：做完文員後，我知道你去了讀設計。

D：其實香港在八六年經濟很蓬勃，那時我的助理文員薪酬是一千二百六十八元的。

W：記得那麼清楚。

D：因為我記得四月那次政府公佈加薪後，我可以拿到一千九百多元薪酬，一千九百多元薪酬很不錯便繼續做，但突然想了想：風光好便好，若不好會如何呢？不好的話第一個會被解僱，解僱的原因是因為我不能抬、不能搬。

W：又是啊。

D：什麼也不行，在商言商的一個老闆這樣聘用你坐在這裡做什麼，對嗎？

W：第一個便解僱你。

D：若果是請人做門神的話，也會聘請保安員。我於是想想覺得不行，在這樣情況開始便為自己未雨綢繆，找一個職業風吹雨打也不關我事的。又想起小時候自己喜歡塗鴉、畫畫。

W：哦。

D：其實設計有沒有出路呢？

W：去讀？

D：還未。開始收集很多資料，在雜誌找也好，圖書館找也好，看看設計是什麼一回事，什麼是平面設計之類，最後資料充足，就可以去讀了。用了三年半時間讀課程，拿第一張正式的證書。因為自己聽小學沒有畢業證書，中學我只得夜校畢業。

W：夜校畢業。

D：夜校畢業成績而已，便沒有其他了，於是覺得無論如何也要拿證書回來。

W：接著便直接從事這工作。

D：是啊！

W：是打工還是怎樣？

D：是以兼職的身份去一間正式廣告公司做正稿員，由正稿員做起做到高級正稿員，覺得所認識的知識不足夠，便辭職去印刷廠裡做。

W：去印刷廠裡做？

D：是啊！做什麼呢？

W：這麼前線？

D：因為自己原來在那公司裡做發覺對菲林、紙張、印刷過程，原來是未掌握、不清楚的，我曾經試過給設計師罵「你做咩設計架？連這麼簡單的也不知。」生氣極了便去印刷廠裡做，做了兩年覺得可以了，就正式在九零年五月一日自己開設公司。

W：哦。到現在？

D：是啊，到現在今時今日。

W：有多少個職員？

D：一個職員。

W：就是你？

D：一個職員就是我。

W：全部東西都是你自己兼顧？

D：是啊。

W：一日只得廿四小時，你怎樣分配？

D：密密做。會有一個情況就是，現在全部電腦化會好一點，在初時……

W：未有電腦。



D：未有電腦那五年裡，我試過有三年的時間六親不認。六親不認的程度去到哪裡呢？逢是新年、清明節、什麼中秋節我都沒時間出席，在家庭生活上或是自己家裡三年也沒有出席過的，做什麼呢？

W：用多些時間。

D：用多些時間處理文件上的、行政上的。

W：我又想問一下你，你一個人孤軍作戰，有成功有失敗，跟誰分享？被人罵全要自己受。

D：是啊。成功的、開心的，又不是只得我一個，我會跟我的太太分享。被人罵的便回家跟太太說幾句。開心的便跟太太去食自助餐，所以那個年代有一段時間很喜歡吃自助餐。

W：所以你也算是「大隻型」。

D：大隻有一半是因為吃，有一半是年輕時玩運動，玩輪椅籃球。

W：輪椅籃球？聽說需要很大氣力。

D：一場賽事玩九十分鐘，玩完後你身上所有是布的衣服全都會濕透了，全部像被人正面潑水似的。

W：嘩！現在還有沒有玩？

D：現在沒有玩了。

W：喜歡玩什麼呢？

D：運動來說就沒有什麼了，不過身教參加了渣打馬拉松，主要就是……

W：「身教」是什麼意思？

D：是因為我的兒子，本身我有一個小朋友，他今年十二歲，我覺得他差少許毅力，常常覺得自己做不到，處理不到之類，我覺得這樣不行。

W：你便想幫助他了。

D：是啊，希望藉著今次參與渣打馬拉松，可以帶給他訊息，若你下定決心的話一定會成功。

W：只是參加比賽而已，一是能夠參加，二是不能夠參加，你怎樣在過程裡鼓勵他呢？

D：首先，第一裡過程我們會逢每個星期五晚上會到將軍澳訓練的，訓練三個小時，訓練裡推輪椅，而且有要求的三個圈、四個圈、五個圈，每一次訓練會提高，今次加一個，下次加兩個。

W：嘩！

D：另外層次就是說馬拉松不是人人報名也讓你去，原來是有一個甄選程序。

W：是啊。

D：甄選程序就是你要在二十分鐘裡完成七個半的正規運動場。

W：四百米，七四二十八，三千米。

D：相等於三公里的路程，在三十分鐘內為達標。

W：OK，你成功嗎？

D：之前唯有向著目標進發，最後在甄選那日全程達標，應該是二十一分四十八秒。回去便可以驕傲地跟兒子說「我已經拿到入場券。」起初他不相信，便叫他上網看，因為那日的成績透過網上給予參賽者的。

W：哦。

D：每一個圈的速度也讓你看得見，所以他可以清楚看到我每一個圈的時間是多少。

W：我知道你現在每次去完將軍澳，回家跟你兒子再有些分享。

D：是啊。每次也會說給他聽今次可以推得多遠，或者是感覺怎樣。比如好像昨

天星期二。

W：是。

D：又去了訓練，今次是分了兩部分，一部分是平路，接著另一部分是斜路，二百米左右。

W：長度？

D：長度約二百米左右，十次來回、上落上落，要保持速度。你第一次速度是多少，往後的九次上落也要保持其速度。

W：平均？

D：平均速度。我第一次因為休息夠了，剛落場沒有疲累，推了一分十五秒，豈料接著繼續推餘下的九次，每況愈下，第三個圈可能要一分二十五秒，推到第四個圈跟兒子說「我老了。」因為推不到，實在太喘氣了。兒子就在笑「說你是老，不行的了。」我說「不要這樣說啊！昨日全程 5.5 公里用了 44 分鐘完成。」這不是一個簡單的事。

W：嘩！其實我知道參加那個長跑，最基本的是三公里，接著是五公里，之後是十公里最長。

D：是啊。

W：你 5.5 公里，你今年是第一次參加的？

D：是啊！今年第一年參加，因為新手，我們只參加三公里。

W：現在是備戰當中。

D：等著那天的了，那日起碼跑畢全程，起碼回去可以在兒子面前再意氣風發。

W：先預祝你成功。我知道你除了玩馬拉松，還喜歡攝影。

D：是啊，其實我主要用攝影來減壓的。五年前因為工作問題，自己弄亂了身體健康狀況，最後看醫生說因為我長時間工作有些壓力，建議我找一樣特別的嗜好也好，什麼也好，調節壓力不要那麼大。我便想起以前喜歡攝影，不過

那年代攝影是用菲林，所以放低了一段時間。這幾年數碼化了，可以即時看到效果又不妨試一下，於是便再拿起相機玩，但是玩攝影這個我對自己沒有什麼要求，不一定要有什麼名作，我只覺得漂亮的便會拍下。

W：即是什麼都攝影？人物？

D：什麼也會攝影的，唯一一次得獎是一群朋友之間的小型比賽，我們互相評選出一些最好的相片。那次我是拍攝了一隻好細的鴨，好像是在大埔回歸紀念塔那裡拍的。那隻鴨很細小，估計是一個月左右，黃色毛，初時漫無目的去拍的，突然看到那隻鴨不時站起來，於是用長鏡 zoom 過去看原來有一隻蜜蜂在牠上面飛來飛去，牠常常想站起來吃那隻蜜蜂。於是我便拍了一張小鴨剛剛離水咬著蜜蜂那剎那，就是這一張拿過獎。

W：你剛才說跟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，是定期活動？

D：定期活動，大概一個月一次。我們出外通常留在公眾公園，或是大角咀嶺南峰的公園。

W：可否再問多少許？

D：可以。

W：我想問你們是坐著攝影的，會否有什麼不方便的地方？

D：在我個人的看法來說，攝影站著跟坐著影出來的分別不大，問題只不過是你站著的角度跟我坐著的角度未必一樣。有時我坐著的角度可能會較你站著的角度美。

W：例如呢？

D：例如有些人攝影喜歡高角度影下去，高角度影下去人便可能會闊面。

W：噢。

D：或者是頭大、腳小之類。

W：渺小一些。

D：渺小些，但是比如我坐在輪椅，大家水平可能一樣，人物的比例可能會較一致，不會有些誇張的程度。

W：剛才你說那張鴨仔相獲獎。

D：沒錯。

W：去過什麼地方令你最深刻呢？

D：去過什麼地方？很幸運自己雖然是輪椅，但是也能走路的。這幾年跟我的兒子和太太去旅行，我們很多時去的旅行地方，拍下很多生活照，我可以跟兒子拍下很多小時候的相。

W：回憶。

D：是。很多小時候相片，他不同年紀時的一舉一動。

W：嘩！這些珍貴啊。

D：包括一張他出世三日的相片。

W：你親自拍下的？

D：我自己親手拍下的，甚至是最好笑在育嬰房裡因出世時胎水沒有這麼快清洗得乾淨，我的兒子出世是有好多頭髮，聽護士說這些是生命力旺盛。

W：是啊。

D：我的兒子在九九年出世，那年代有齣卡通叫悟空，其中有一個角色叫撒亞人，我的兒子出世被護將頭髮弄到好像「馬後鬃毛」似的。那天我去到育嬰房間護士哪個是我的兒子。

W：撒亞人。

D：護士笑著跟我說「好像撒亞人那位就是你的兒子。」

W：等等。聽眾們若果真的不知道撒亞人是什麼，可以上網搜尋。但其實很簡單，把頭髮亂造一支支……

D：好像箭豬。

W：生意失敗那些，就是撒亞人，那張相還在？

D：那張就沒有了，因為有其他嬰兒在，護士長不讓我們拍照。唯一的一張就是我太太抱著他離開育嬰房，那是第三天。

W：你現在透過攝影能否達至減壓？

D：達到的。因為現在很多時重看相片回味無窮。尤其是我的小朋友、我的太太。那年代雖然用菲林不太方便，但也拍下了很多美麗的相片，對我來說是很值得珍惜、很有回憶價值的相。

W：即是其實在這裡也感受到 David 生命真的改變，由你以往一個憤世嫉俗者，到現在懂得享受人生。

D：是啊。你說到生命這樣東西，我有少許補充。

W：好啊。

D：我對於生命的看法、生命的感覺，在兒子未出世前，曾經被我太太批評過，說我是一個冷血動物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在我兒子未出世前，我對一些新聞報導，比如虐兒、燙傷小朋友、打小朋友之類的……

W：沒有感覺？

D：沒感覺，看完便算，面不改容。我的兒子出世後給我很大的改觀，這個改觀很有趣。話說他第七天返回家，往後數的第四或第五天，香港很寒冷只得四度。

W：很厲害啊！

D：得四度左右，他出世那年香港很寒冷，早幾天新聞也有說今年是十三年來最寒冷的一天，那夜我跟太太分工合作，晚上我起身餵夜奶，太太可以睡一會，如是者那夜我起身，嬰兒床就在旁邊，一起身摸嬰兒床沒有了凹凸感覺，因為凹凸感覺會摸到 BB 在這裡的，就算在被下面也摸到的，但一摸嬰兒床為什麼沒有全都平了，突然間嚇了一嚇立即開燈。嬰兒床沒有嬰兒在這裡，但

是床墊凸起了。

W：床墊？

D：是啊，我揭開床墊來看，不知道 BB 怎樣原來轉了下去攣弓蝦米縮起來，很溫暖的睡著了。我心想十天大的嬰孩可以為生命這樣付出、這樣奮鬥，真的令我很大感觸。我以前看一些感動片段不會流淚，但當時我流淚了。

W：真的改變很大。

D：生命真的很奇妙。

W：祝福你的生命可以朝向更加的感動。

D：謝謝。

W：因為我也相信香港人尤其忙碌，很少時間對著家庭、對著身邊的人。最後有什麼願望？

D：人人齊齊整整，希望……

W：拍多些美麗相片。

D：希望香港會更加和諧，不要有這麼多不開心的聲音和怨聲。

W：好，承你貴言。祝福你的小朋友透過你的馬拉松帶給他更大的勇氣、毅力。

D：謝謝你。

W：David 有機會再跟你談過。

D：OK、OK！

W：再見。

D：再見。